



宋元通鑒

四十六之九

宋
哲宗
徽宗



十五

特別
98
3719
15



特
3719
15

宋元通鑑卷第四十六

明賜進士前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四十六

起戊寅至庚辰凡二年

哲宗七

元符元年春正月丙寅咸陽縣民段義於劉銀村修

舍得古玉印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受永昌上之詔蔡

束符辨驗束以為秦璽遂命曰天授傳國受命寶

二月丙戌白虹貫日三月下交及甫于同文館獄

及甫彥博之子也初劉摯嘗論列交及甫又嘗論其

上玉印

同文館獄

文及甫

父彥博不可爲三省長官故止爲平章事彥博既致仕及甫自權侍郎以修撰補外父母喪將除擊與呂大防猶當國及甫恐不得京官抵書那恕曰改月遂除入朝之計未可必當塗猜忌於鷹揚者益深其徒實繁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又濟之以粉昆朋類錯立必欲以眇躬爲甘心快意之地可爲寒心其謂司馬昭者指呂大防獨當國久粉昆世謂駙馬都尉爲粉侯韓嘉彥尚主其兄忠彥則粉昆也恕以書示蔡確之弟頊至是恕冷確子淵上書訟擊等陷其父陰圖不軌謀危宗社引及甫書爲證章惇蔡卞因是

欲殺擊及梁燾王巖叟等以爲擊有廢立意遂置獄于同文館令蔡京安惇禎治逮問及甫及甫詭言其父彥博稱擊爲司馬昭粉則以王巖叟面白昆則梁燾字况之况猶况也京惇因組織萬端將陷諸人以族罪奏劉擊等大逆不道歿有餘責不治無以示天下帝曰元祐人果如是乎京惇對曰誠有是心特反形未具爾會劉擊梁燾已貶京等奏上不及考驗乃下詔禁錮擊燾子孫于嶺南勒停王巖叟朱光庭諸子官職蔡京覲求執政故治獄極意羅織元祐諸賢既成而曾布忌京密言于帝曰蔡卞備位丞轄京不

可以同升遂止進承旨東布出是有隙章惇蔡卞
恐元祐舊臣一旦復起日夜與邢恕等謀且結內侍
郝隨為助媒藥宣仁嘗欲危帝之事既貶王珪又起
同文館獄又誣司馬光劉摯梁燾呂大防等結主軍
在閣內侍陳衍謀廢立時衍已先得罪配朱厓又以
內侍張士良嘗與衍同主后閣自郴州召還使蔡京
安惇襍治之以實其說京等列鼎鑊刀鋸于前謂之
曰言有即還舊職無則就刑士良仰天大哭曰太皇
太后不可誣天地神祇不可欺乞就戮京等鍛鍊無
所得乃奏衍疏隔兩宮斥隨龍內侍劉瑗等于外以

陳衍

張士良

謀廢宣仁

剪除人主腹心羽翼為大逆不道處歎帝頗惑之至
是惇卞自作詔書請廢宣仁為庶人皇太后方復聞
之遽起謂帝曰吾日侍崇慶天日在上此語曷從出
且帝必如此亦何有於我帝感悟取惇卞奏就燭焚
之郝隨覘知之密語惇卞明日惇卞再具狀堅請施
行帝怒曰卿等不欲朕入英宗廟乎抵其奏于地事
得寢夏四月丙戌梁燾卒于化州年六十四燾字
况之鄆州須城人自舉進士歷官尚書左丞資政殿
學士立朝忠直敢言一以汲引人物為意乃竟以貶
死君子惜之壬辰林希罷初章惇疑曾布在樞府

燾死貶所

罷希

間已使希為貳以相伺察希日為布所誘且恨惇不引為執政漸有怨隙邢恕承惇意論罷之五月戊申朔御大慶殿受天授傳國受命寶行朝會禮庚申詔獻寶人段義為右班殿直賜絹二百匹六月戊寅朔改元甲午蔡京等上常平免役法秋七月庚午再竄范祖禹于化州安置劉安世于梅州初章惇怨范祖禹劉安世尤深必欲置諸死地至是諷蔡京併陷二人安世至貶所章惇將必寘之歿陰令殺陳衍使者過梅協安世使自裁使者不忍而止惇又擢士豪為轉運判官使殺之判官承意疾馳及梅州境

使者佚名

祖禹死貶所

郡守遣人告安世涕泣以言安世色不動留客飲酒談笑自若俄報判官且至家人號泣不食安世飲食起居如平時至夜半其人忽嘔血而死安世獲免祖禹尋卒祖禹字湜甫成都人舉進士歷官翰林平居恂恂口不言人過遇事則別白是非不少借隱嘗節尚書論語孝經要切之語訓戒之言得一百十九事名曰二經要語又采集帝王學問及祖宗講讀故事為帝學八卷上之又編唐鑑在經筵勸講論諫常數十萬言開陳治道辨釋事宜平易明白洞見底蘊雖賈誼陸贄不是過也壬申京師地震八月丁亥

通鑑卷一百一十六 天聖 哲宗七

身案未可
全非

詔大臣各舉所知仍指言所堪職任九月庚戌前
國史院編修秦觀除名再貶雷州編管冬十月乙
未詔武官試換文資 巳亥夏人圍平夏章榘禦之
獲其勇將嵬名阿埋西壽監軍妹勒都通斬獲甚衆
夏人震駭捷至帝御紫宸殿受賀榘在涇原日久嘗
言夏嗜利畏威不有懲艾邊不得休息宜稍取其土
疆如古削地之制以固吾圉然後諸路出兵擇要害
不一再舉勢將自蹙矣章榘與榘同宗言多見采由
是創州一城砦九屢敗夏人而諸路多建城砦以逼
夏及是有平夏之捷夏人不復振 十一月甲子祀

吳天上帝于闐丘罷谷祭詔登歌鐘磬並依元豐詔
去復先帝樂制也

內金帛幾
何堪此厄
漏真盜臣
手

吳良輔

樂

二年春正月丁卯出內金帛二百萬備陝西邊儲
詔前信州司法參軍吳良輔按協音律改造琴瑟教
習登歌以太常少卿張商英薦其知樂故也初良輔
在元豐中上樂書五卷其書分爲四類以謂天地兆
分氣數爰定律歛氣數通之以聲於是撰釋律律爲
經聲爲緯律以聲爲文聲以律爲質旋相爲宮七音
運生於是撰釋聲聲生于日律生於辰故經之以六
律緯之以五聲聲律相協和而無乖播之八音八音

以生於是撰釋音四物兼采八器以成度數施設象
隱於形考器論義道德以明於是撰釋器類各有條
凡四十四篇大抵考之經傳精以講思頗益於樂

遼王為夏
議和

二月甲戌朔令監司舉本路學行優異者各二人
三月丙辰夏人求援于遼遼主遣僉書樞密院事蕭
德崇來為夏人議和仍獻玉帶詔郭知章報之復書
謂若果出至誠深悔謝罪當徐度所宜開以自新之
路夏四月丁亥以旱減四京囚罪一等杖以下釋
之五月甲辰太白晝見癸亥建西安州即南牟會
新城從經略使章榘所請也乙丑進章惇官五等曾

王瞻

布三等許將蔡下黃履皆一等 六月河決內黃比
東流斷絕以吳安持等三十人在元祐間主河東
流之議各降責有差 秋七月丙寅洮西安撫使王
瞻取吐蕃邈川青唐降其酋瞻征初阿里骨歿子瞻
征嗣瞻征性嗜殺部曲際貳大酋心牟欽檀等有異
志以瞻征季父蘇南党征雄武譖殺之其黨皆歿獨
錢羅結得逃奉重遣疎族溪巴温之子杓撥據溪哥
城瞻征攻殺杓撥錢羅結奔河州說知州王瞻以取
青唐之策瞻言于朝章惇許之至是瞻引兵趨邈川
守者以城降瞻雷屯之瞻征自知其下多叛乃脫身

自青唐來降于贍詔以胡宗回帥熙河以節制之
八月癸酉章惇等進新修敕令式惇讀於帝前有間
有元豐所無而用元祐敕令修立者帝曰元祐亦有
可取者乎惇等對曰取其善者 戊寅子茂生 丁
亥城會州元豐中雖加蘭會與熙河爲一路而會州
實未復至是始城會州以西安城北六砦隸之未幾
又以葭蘆砦爲晉寧軍 九月癸卯命御史點檢三
省樞密院並依元豐舊制 丁未立賢妃劉氏爲皇
后妃多材藝被專寵既構孟后章惇與內侍郝隨劉
友端相結請妃正位中宮時帝未有儲嗣會妃生子

劉皇后

茂帝大喜遂立焉時鄉浩方劾章惇不忠慢上之罪
未報而劉后立浩上疏言立后以配天子安得不審
今爲天下擇母而所立乃賢妃一時公議莫不疑惑
誠以國家自有仁祖故事不可不遵用之爾蓋郭后
與尚美人爭寵仁祖既廢后并斥美人所以示公也
及立后則不選于妃嬪而卜其貴族所以遠嫌所以
爲天下萬世法也陛下之廢孟氏與郭后無以異果
與賢妃爭寵而致罪乎抑或不然也二者必居一於
此矣孟氏罪廢之初天下孰不疑立賢妃爲后及讀
詔書有別選賢族之語又聞陛下臨朝嘸嘆以爲國

朝陽之鳳

家不幸。至于宗景立妾。怒而罪之。于是天下始釋然不疑。今竟立之。豈不上累聖德。臣觀白麻所言。不過稱其有子。及引永平祥符事。以爲證。臣請論其所以。然若曰有子。可以爲后。則永平貴人未嘗有子也。所以立者。以德冠後宮故也。祥符德妃亦未嘗有子。所以立者。以鍾英甲族故也。又况貴人實馬援之女。德妃無廢后之嫌。迥與今日事體不同。頃年冬妃從享景靈宮。是日雷變甚異。今宣制之後。霖雨飛雹。自奏告天地宗廟以來。陰霽不止。上天之意。豈不昭然。考之人事。既如彼。求之天意。又如此。望不以一時改命。

山鄒浩

爲難。而以萬世公議爲可畏。遣停冊禮。如初詔行之。帝謂此亦祖宗故事。豈獨朕邪。蓋指真宗立劉德妃也。對曰。祖宗大德可法者多矣。陛下不之取。而効其小疵。臣恐後世之責人無已者。紛紛也。帝變色。猶不怒。持其章。躊躇四顧。凝然若有所思。因付于外。明日章悖詆浩狂妄。除名。勒停羈官。新州尚書右丞黃履進曰。浩以親被拔擢之故。敢犯顏納忠。陛下遽出之。歿地。人臣將視以爲戒。誰復爲陛下論得失乎。幸與善地。不聽。初陽翟田畫議論忼慨。與浩以氣節相激厲。劉后立畫。謂人曰。志先不言。可以絕交矣。浩旣得

田畫

罪畫迎諸途浩出涕畫正色責之曰使志先隱默官
 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歿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歿人
 哉願君毋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為者未止此浩茫然
 自失謝曰君贈我厚矣浩之將論事也以告其友宗
 正寺薄王回回曰事有大于此者乎子雖有親然移
 孝為忠亦太夫人素志也及浩南遷人莫敢顧回歛
 交遊錢與浩治裝往來經理且慰安其母遷者以聞
 逮詣詔獄眾為之懼回居之晏如御史詰之回曰實
 嘗預謀不敢欺也因誦浩所上章幾二千言獄上除
 名停廢回即徒步出都門行數十里其子追及問以

家事不答又有曾誕者嘗言二以書勸浩論孟后事浩
 不報及浩廢誕作玉山主人對客問以譏浩不能力
 諫孟后之廢而俟朝廷過舉乃言為不知幾云御
 史中丞邢恕罷恕內懷猜憎而外持正論帝多嘉納
 其言章惇恐其大用切忌之恕亦揣帝稍厭惇因屢
 白惇短惇遂構陷以罪出知汝州以安惇代之閏
 月以黃履救鄒浩罷之吐蕃隴拶復據青唐王贍
 擊降之詔以青唐為鄯州遂川為湟州初贍征既降
 于王贍而贍與總管王愍爭功交訟于朝於是青唐
 大酋心牟欽也迎溪巴温入城立木征之子隴拶為

通鑑卷四十六
 宋紀 哲宗七

主其勢復張瞻征大懼自髡為僧以祈免熙河帥胡宗回督瞻進師瞻急攻隴拶及心牟欽檀等皆出降瞻入據其城詔以青唐為鄯州瞻知州事邈川為湟州王厚知州事置看詳訴理局安惇言陛下未親政時奸臣置訴理所凡得罪熙豐之間者咸為除雪歸怨先朝收恩私室乞取公案看詳從初加罪之意復依斷施行蔡卞勸章惇置局命中書舍人蹇序辰及安惇看詳由是重得罪者八百三十家士大夫或千里會遠天下怨疾有二蔡二惇之謠子茂卒冬十月甲寅日食既十一月以綏德城為軍許

夏人通好夏人屢敗遣其臣令能鬼名濟等來謝罪且進誓表詔許其通好歲賜如舊自是西陲民少安乙未詔諸州置教授者行三舍法考選升補悉如太學州許補上舍一人內舍二人歲貢之其上舍附太學外舍試中補內舍三試不升遣還其州其內舍免試補太學外舍生是月河中猗氏縣民妻一產四男子

三年春正月丁未帝有疾不視朝己卯帝崩無子皇太后向氏哭謂宰臣曰國家不幸大行皇帝無嗣事須早定章惇抗聲曰在禮律當立母弟簡王似太后

完備

曰老身無子諸王皆神宗庶子莫難如此分別惇復
日以長則申王必當立太后曰申王有目疾不可於
次則端王佶當立惇曰端王輕佻不可以君天下言
未畢曾布叱之曰章惇未嘗與臣商議如皇太后聖
諭極當蔡卞許將相繼曰合依聖旨太后又曰先帝
嘗言端王有福壽且仁孝于是惇默然乃召端王入
即位于柩前羣臣請太后權同處分軍國事太后以長
君辭帝泣拜移時乃許之端王神宗第十一子也
史臣曰哲宗以幼冲踐祚宣仁同政召用諸賢罷
廢新法故元祐之政庶幾在宋奈何熙豐舊姦枿

召端王

王皇后

去未盡已而媒孽復用卒假紹述之言務反前政
報復善良馴致黨禍君子盡斥而國政益敝矣

辛巳尊皇后劉氏為元符皇后二月丁未立皇后

王氏后開封人德州刺史璩之女庚申以韓忠彥

為門下侍郎黃履為尚書右丞忠彥入對陳四事曰

廣仁恩開言路去疑似戒用兵太后納之自是忠直

敢言知名之士稍見收用移權順于峽州三月

詔弃鄯湟州以界吐蕃初王瞻留鄯州縱所部剽掠

羌衆攜貳心牟等結諸族帳謀反瞻擊破之悉捕斬

城中羌積級如山瞻又諷諸羌酋籍勝兵者皆涅其

移順

王瞻不終

苗履

姚雄

崔鷗

臂無應者。錢羅結請歸帥本路為倡。贍聽之去。遂嘯聚數千人。圍邈川。夏衆十萬助之。城中危甚。苗履姚雄帥所部兵來援。圍始解。贍因弃青唐而還。溪巴溫與其子溪賒羅輒據之。羣羌復合兵攻邈川。王厚亦不能支。朝論請並弃邈川。且謂隴拶乃木征之子。遂命知鄯州賜姓名曰趙懷德。其弟邪辟勿丁吼曰懷義。同知湟州加曠征懷遠軍節度使而貶贍于昌化軍。厚于賀州。胡宗回奪職知蘄州。贍至穰縣自縊。歿。辛卯以四月朔日當食。詔求直言。筠州推官崔鷗上書曰。臣聞諫爭之道不激切不足以起人主意。激

切則近訕謫。夫為人臣而有訕謫之名。此讒邪之論。所以易乘。而世主所以不悟。天下所以卷舌吞聲。而以言為戒也。臣嘗讀史見漢劉陶曹鸞唐李少良之事。未嘗不掩卷興嗟。矯然有山林不返之意。比聞國家以日食之異。詢求直言。伏讀詔書。至所謂言之失中。朕不加罪。蓋陛下披至情。廓聖度。以來天下之言。如此而秘密所聞不敢。一此是臣子負陛下也。方今政令煩苛。民不堪擾。風俗險薄。法不能勝。未暇一二陳之。而特以判左右之忠邪為本。臣生于中。萊不識朝廷之士。特怪左右之人有指元祐之臣為奸黨者。

通鑑卷四百六十一 宋紀九十五 哲宗七年

通鑑卷四十一
必奸人也。使漢之黨銅唐之牛李之禍將復見于今日甚可駭也。夫毀譽者朝廷之公議故責授朱崖軍司戶司馬光左右以爲奸而天下皆曰忠今宰相章惇左右以爲忠而天下皆曰奸此何理也。臣請略言奸人之迹。夫乘時抵巇以盜富貴探微揣端以固權寵謂之奸可也。苞苴滿門私謁踵路陰交不逞密結禁廷謂之奸可也。以奇伎淫巧蕩上心以倡優女色敗君德獨操賞刑自報恩怨謂之姦可也。蔽遮主聽排斥正人微言者坐以刺譏直諫者陷以指斥以杜天下之言掩滔天之罪謂之奸可也。凡此數者光有

之乎。惇有之乎。夫有其實者名隨之無其實而有其名誰肯信之。傳曰謂狐爲狸非特不知狐又不知狸是故以佞爲忠必以忠爲佞于是乎有繆賞濫罰賞繆罰濫佞人徜徉如此而國不亂未之有也。光忠信直諫聞於華夷雖古名臣未能遠過而謂之奸是欺天下也。至如惇狙詐凶險天下士大夫呼曰惇賊貴極宰相人所具瞻以名呼之又指爲賊豈非以其孤負主恩玩竊國柄忠臣痛憤義士不服故賊而名之指其實而號之以賊邪。京師語曰大惇小惇殃及子孫謂惇與御史中丞安惇也。小人譬之蝮蝎其兇忍

通鑑卷四十一
宋紀 哲宗十
十三

害人根乎天性隨遇必發天下無事不過賊陷忠良
破碎善類至緩急危疑之際必有反覆賣國跋扈不
臣之心比年以來諫官不論得失御史不劾奸邪門
下不駁詔令共持暗默以爲得計昔李林甫竊相位
十有九年海內怨痛而人主不知頃鄒浩以言事得
罪大臣拱而觀之同列無一語者又從而擠之夫以
股肱耳自治亂安危所係而一切若此陛下雖有堯
舜之聰明將誰使言之誰使行之夫日者陽也食之
者陰也四月正陽之月陽極盛陰極衰之時而陰干
陽故其變爲大惟陛下畏天威聽明命大運乾剛大

台觀夫陳
雖鄒浩

錄摯憲後

明邪正毋違經義毋鬱民心則天意解矣若夫伐鼓
用幣素服徹樂而無修德善政之實非所以應天也
帝覽而善之以爲相州教授 召龔夫爲殿中侍御
史陳瓘鄒浩爲左右正言韓忠彥等薦之也御史中
丞安惇言鄒浩復用慮彰先帝之失帝曰立石大事
也中丞不言而浩獨敢言何爲不可復用惇懼而退
陳瓘言陛下欲開正路取浩既往之善惇乃誑惑主
聽規騁其私若明示好惡當自惇始遂出惇知潭州
詔許劉摯梁燾歸葬錄其子孫 夏四月丁酉朔
日食詔赦天下復程頤爲宣德郎任便居住頤還洛

通鑑卷之四十一
宋紀
哲宗七
十一

復順

復純仁等

甲辰以韓忠彥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李清臣為門下侍郎蔣之奇同知樞密院事 丁巳復范純仁等官時純仁在永州帝遣中使賜以茶藥諭之曰皇帝在藩邸太皇太后在宮中知公先朝言事忠直今虛相位以待不知日疾如何用何人鑿之純仁頓首謝徙居鄧州在道拜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乙宮使制詞有曰豈惟尊德尚齒昭示寵優庶幾鯁論嘉謀日聞忠告純仁聞制泣曰上果用我矣歟有餘責既又遣中使趣入覲純仁乞歸養疾帝不得已許之每見輔臣問安否且曰范純仁得一識面足矣時蘇軾

用軾

劉安節

亦自昌化移廉徙永更二赦復提舉成都玉局觀乙丑賜禮部進士及第出身五百十八人是科得劉安節 五月丙子詔復哲宗廢后孟氏為元祐皇后

何文正

初哲宗嘗悔廢后事歎曰章惇壞我名節至是太后將復后位會布衣何文正上書言之遂降是詔自瑤

罷下

華宮還居禁中 乙酉蔡卞罷卞專托紹述之說上欺天子下脇同列凡中傷善類皆密疏建白然後請帝親札付外行之章惇雖巨姦然猶在其術中惇輕率不思而卞深阻寡言論議之際惇毅然主持卞或噤無一語一時論者以為惇迹易明卞心難見至是

通鑑卷四百一十六 宋紀 哲宗七

陳師錫
陳次升

龔夬論惇下之惡大略以為管日丁謂當國號為恣
睢然不過陷一寇準而已及惇則故老元輔侍從臺
省之臣凡天下之所謂賢者一日之間布滿嶺海自
有宋以來未之聞也當是時惇之威勢震于海內此
陛下所親見蓋其立造不根之語文致惇逆之罪是
以人人危懼莫能自保俾忠臣義士朽骨與冤于地
下子孫禁錮于炎荒海內之人憤悶而不敢言皆以
歸怨先帝其罪如此尚何俟而不正典刑哉下事上
不忠懷奸深阻凡惇所為皆下發之為力居多望采
公誦昭示譴黜未報臺諫陳師錫陳次升陳瓘任伯

任伯雨
張庭堅

雨張庭堅等極論下罪浮于惇乞正典刑以謝天下
乃出知江寧臺諫論之不巳遂以秘書少監分司池
州 巳丑追復文彥博王珪司馬光呂公著呂大防

追復彥博
等官
罷邢恕

劉摯等三十三人官韓忠彥言之遂有是詔 六月
陳瓘論邢恕矯誣定策之罪安置均州 秋七月丙
寅朔奉皇太后詔罷同聽政丁卯上大行皇帝謚曰

罷章惇

欽文睿武昭孝皇帝廟號哲宗 八月壬寅葬哲宗
于永泰陵 九月甲子詔修哲宗實錄 辛未章惇
罷惇為相專國復怨引蔡卞林希黃履來之邵張商
英等居要地任言責由是正人無一得免歿者禍及

擢順

其孥屢與大獄以陷忠良天下嫉之及兼山陵使靈輿陷淖中踰宿而行臺諫豐稷陳次升龔夬陳瓘等劾其不恭罷知越州冬十月復以程順判西京國子監順既受命即謁告欲遷延為尋醫計既而供職門人尹焯深疑之順曰上初即位首被太恩不如是則何以仰承德意然吾之不能任蓋已決矣受一月之俸然後惟吾所欲爾丙申安惇蹇序辰除名放章惇于潭州惇既罷知越州陳瓘等以為責輕復論惇在紹聖中置看詳元祐訴理局比于先朝言語不順者加以釘足剝皮斬頸拔舌之刑其慘刻如此看

削安惇
蹇序辰
放章惇

罷京希

詳之官如安惇蹇序辰等受大臣諷諭迎入紹述之意傳致語言指為謗訕遂使朝廷紛紛不已考之公論宜正典刑於是二人並除名放歸田里而貶惇武昌節度副使居潭州蔡京林希罷時侍御史陳師錫上疏言京下同惡迷國誤朝而京好大喜功日夜結交內侍戚里以覲大用若果用之天下治亂自是而分祖宗基業自是而隳矣龔夬亦言蔡京治文及甫獄木以償報私仇始則上誣宣仁終則歸咎先帝必將族滅無辜以逞其欲臣料當時必有案牘章疏可以見其煨煉附會願考證其實以正奸臣之罪皆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宋紀四十七
神宗七年

召豐稷

未報會中丞豐稷召自河南初入對與京遇京謂之曰天子自外服召公中執法今日必有高論稷正色曰行自知之是日論京姦狀帝猶未納臺諫陳瓘江公望等相繼言之帝亦不聽稷曰京在朝吾屬何面目居此復力論之始出知永興軍言者不已乃奪職居杭州右司諫陳祐復論林希紹聖初黨附權要詞命醜詆之罪乃削端明殿學士徙知揚州丁酉以韓忠彥曾布為尚書左右僕射兼門下中書侍郎布初附章惇凡惇所為多布所建白及不得同省始與乖異元符中惇以士心不附欲薦引名士且乞正所

江公望

陳祐

曾肇

奪司馬光出公著等贈謚布以為無益沮之且奏人主操柄不可倒持今自丞弼以至言者知畏宰相不知畏陛下其意蓋欲傾惇會哲宗崩而止及帝即位銳意圖治廷進忠鯁布因力排紹聖之人而去之既拜相其弟翰林學士肇引嫌出知陳州言于布曰兄方得君當引用善人翊正道以杜惇卜復起之萌而數月以來所謂端人吉士繼迹去朝所進以為輔佐侍從臺諫往往皆前日事惇卜者一旦勢異今日必首引之以為固位計思之可為慟哭比來主意已移小人道長進則必論元祐人於帝前退則盡排元祐

通鑑卷四十六 宋紀 哲宗七

人於要路異時停卞縱未至一蔡京足以兼一人可不深慮乎布不能從布之拜相也御史中丞豐稷欲率臺屬論之遂遷稷工部尚書稷力乞補外不允謝表有內侍已成於怨府佞人方剡於奏章之語上問佞人爲誰曰常布陛下斥布則天下事定矣 己未詔禁曲學偏見妄意改作以害國事者 十一月庚午詔改明年元時議以元祐紹聖均有所失欲以大公至正消釋朋黨遂改元爲建中靖國詔下御史中丞王觀言建中之名雖取皇極然重襲前代紀號非是宜以德宗爲戒時任事者多乖異不同觀言堯舜

禹相授一道堯不夫四凶而舜去之堯不舉元凱而舜舉之事未必盡同文王作邑於豐而武王治鎬文王關市不征澤梁無禁周公征而禁之不害其爲善繼善述神宗作法于前子孫當守于後至於時異事殊須損益者損益之於理固未爲有失也當國者忿其言遂改爲翰林學士由是邪正雜進矣初曾布密陳紹述之說帝不能決以問給事中徐勣勣對曰聖意得非欲兩存乎天下之事有是與非朝廷之人有忠與佞若不考其實姑務兩存臣未見其可也 戊寅以安燾知樞密院事庚辰黃履罷己丑置春秋博

徐勣

范純禮

士辛卯以范純禮為尚書左丞出宮女六十九人

程之邵

十二月甲辰詔修國朝會要 是月女真攻阿疎城取之 程之邵召對帝詢以馬政之邵言戎俗食羶

馬政

飲酪故貴茶而病于難得願禁沿邊鬻茶以蜀產易戎馬詔從之易馬萬匹

宋元通鑑卷第四十六

已未五月二十七日 聖之

宋元通鑑卷第四十七

明賜進士前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史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四十七

辛巳一年

徽宗

元旦災異

建中靖國元年春正月壬戌朔有流星光燭地自西南入尾抵距星是夕有赤氣起東北且西南中函白氣將散復有黑禊在旁右正言任伯雨言正歲之始建寅之月其卦為泰年方改元時方孟春而赤氣起於暮夜之幽以一日言之日為陽夜為陰以四方言

通鑑卷四十七 宋紀
之東南爲陽西北爲陰以五色推之赤爲陽黑與白
爲陰以從事推之朝廷爲陽宮禁爲陰中國爲陽夷
狄爲陰君子爲陽小人爲陰此宮禁陰謀下干上之
證也漸衝正而西散爲白而白主兵此夷狄竊發之
證也天心仁愛以災異爲警戒願陛下進忠良絀邪
佞正名分擊茲惡使小人無得生犯上之心則災異
可變爲休祥矣又言比日內降寢多或恐矯傳制命
漢之鴻都賣爵唐之墨敕斜封此近監也 范純仁
疾革以宣仁后誣謫未明爲恨呼諸子曰占遺表其
畧云蓋嘗先天下而憂則不負聖人之學此先臣所

以教子而微臣資以事君又云唯宣仁之誣謫未明
致保佑之憂勤不顯又云未解疆場之嚴幾空帑藏
之積有城必守得地難耕又勸帝清心寡欲約已便
民絕朋黨之論察邪正之歸凡八事癸亥純仁卒純
仁字堯夫初以父仲淹任爲太常寺太祝舉進士以
至輔相刻意名節難進易退憂國愛君不以利害得
喪二其心雖屢黜廢志氣彌勵其在朝廷專務獎進
人才故天下善類視其用舍以爲消長性度易簡不
事矜莊議論平恕不爲己甚世謂使其言行于熙寧
元豐時後必不至紛更盡申於元祐中必無紹聖大

陳皇后

臣讐復之禍此其德器固由于天成而學問之功得于家庭師友者蓋寔有自初胡瑗孫復石介李覲皆在仲淹之門純仁日從之游晝夜講肄日進于高明而富貴功名之習一切除去故其所就如此嘗自言曰忠恕二字一生受用不盡每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已則昏苟能以責人之心責已恕已之心恕人不患不到聖賢地位也親族有請教者曰惟儉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君子以為格言卒年七十五上聞訃痛悼謚曰忠宣甲戌皇太后向氏崩謚欽聖憲肅追尊太妃陳氏為欽慈皇后陳

遼收元僭廟號

貶悼

氏帝生母也 遼耶律洪基歿于混同江行宮年七十孫延禧即位是為天祚皇帝改元乾統詔為耶律乙辛所誣陷者復其官爵籍沒者出之流放者還之尋尊其考昭懷太子濬為大孝順聖皇帝廟號順宗妣蕭氏曰貞順皇后誅乙辛黨徙其子孫于邊發乙辛得里特之墓剖棺戮尸以其家屬分賜被殺之家二月乙巳出內庫及諸路常平錢各百萬備河北邊儲 丁巳貶章惇初任伯雨論章惇久竊朝柄迷國罔上毒流縉紳乘先帝變故倉卒輒逞異志睥睨萬乘不復有臣子之恭向使其計得行將寘陛下與

惇死徙所

皇太后於何地若貸而不誅則天下大義不明大法不立矣臣聞非使言去年遠主方食聞中國黜惇放箸而起稱善者再謂南朝錯用此人非使又問何為只若是行遣以此觀之不獨孟子所謂國人皆曰可殺雖蠻貊之邦莫不以為可殺也章八上未報會臺諫陳瓘陳次升等復極論之乃貶惇為雷州司戶參軍初蘇轍謫雷州不許占官舍遂僦民屋惇又以為強奪民居下州追民究治以僦券甚明乃止至是惇問舍于民民曰前蘇公來為章丞相幾破我家今不可也後徙睦州死初惇之入相也妻張氏病且歎

張氏

罷伯雨

之曰君作相幸勿報怨既祥惇語陳瓘曰惇亡不堪奈何瓘曰與其悲傷無益曷若念其臨絕之語邪惇無以對三月罷權給事中任伯雨伯雨初為右正言半歲之間凡上一百八疏大臣畏其多言俾權給事中密諭以少默即為真伯雨不聽抗論愈力時曾布欲和調元祐紹聖之人伯雨言人才固不當分黨與然自古未有君子小人雜然並進可以致治者蓋君子易退小人難退二者並用終於君子盡去小人獨留唐德宗坐此致播遷之禍建中乃其紀號不可以不戒既而欲劾曾布覺之徙為度支員外郎夏

各進其君子各退其小人則無雜進之嫌若紹聖皆小人也何調停之有

布派主
照

四月辛卯朔日食 壬寅詔諸路疑獄當奏而不奏者科罪不當奏而輒奏者勿坐著為令 五月辛酉朔大雨雹 丙寅葬欽聖憲肅向皇后欽慈陳皇后于永裕陵時趙挺之拜御史中丞為后陵儀仗使曾布以使事聯職知禁中密旨諭使建議紹述于是挺之排擊元祐諸人不遺餘力遂得進用 庚辰蘇頌卒頌字子容泉州人移徙潤州舉進士相哲宗每進讀至弭兵息民必反復條奏平生未嘗以私事干人主每聞前輩善言終身佩服尤記國朝典故蓋亦賢相云 六月戊午尚書右丞范純禮罷時韓忠彥雖

首相而曾布專政漸進紹述之說諷中丞趙挺之排擊元祐諸臣純禮從容言于帝曰邇者朝廷命令莫不是元豐而非元祐以臣觀之神宗立法之意固善更推行之或有失當以致病民軍仁聽斷一時小有潤色蓋大臣識見異同非必盡懷邪為私也今議論之臣有不得志故挾此以間口以元豐為是則欲賢元豐之人以元祐為非則欲斥元祐之士其心豈恤國事直欲快私忿以售其姦不可不深察也純禮沉毅剛正曾布憚之謂駟馬都尉王誥曰上欲除君承旨范右丞不可誑怒會誑館遠使純禮主宴誑誣其

怒王誑以
斥純禮

通鑑卷四十七 宋紀 徽宗

通鑑卷四十七 宋紀六
輒斥御名遂罷知穎昌府 帝初政虚心納諫海內
想望庶幾慶曆之治曾布入相遂右紹述諫官陳祐
六疏劾之不從賜罷降敕以觀望推引責之右司諫
江公望聞而求對面請其故上曰祐意在逐布引李
清臣爲相耳公望言臣不知其它但近者易言官者
三逐諫官者七非朝廷美事因袖疏力言豐祐政事
得失且曰陛下若自分彼此必且起禍亂之源上意
感格業從之矣會前太學博士范致虛上書言太學
取士法不當變且言臣讀聖製秦陵挽章曰因紹裕
陵尊此陛下孝弟之本心也臣願守此而已 江公

望又上疏言自先帝有紹述之意輔政非其人以媚
於已爲同忠於君爲異借威柄以快私隙使天下騷
然秦陵不得盡繼述之美元祐人才皆出於熙豐培
養之餘遭紹聖鼠逐之後存者無幾矣神考與元祐
之臣其先非有射鉤斬袪之隙也先帝信仇人而黜
之陛下若立元祐爲名必有元豐紹聖爲之對有對
則爭興爭興則黨復立矣陛下改元詔旨亦稱思建
皇極端好惡以示人本中和而立政皇天后土實聞
斯言今若渝之奈皇天后土何帝嘗以示范純禮純
禮賁之乞褒遷公望以勸來者會蔡王府相告有不

罷公望

遜語及于王公望乞勿以無根之言加諸至親遂坐
罷秋七月丙戌安燾罷時燾密奏紹聖元符以來
用事者假紹述之虛名以誑惑君父上則欲固位而
挾私讐下則欲希進而肆朋附并為一談牢不可破
彼自為謀則善矣未嘗有毫髮為朝廷計也當熙寧
元豐間內外府庫無不充衍自紹聖元符以來傾府
庫竭倉廩以供開邊之費願陛下罷無益之人厚公
私之積早計而預圖之則天下幸甚又言東京黨禍
已萌願戒履霜之漸語尤激切上不悅遂自樞密院
出知河陽府以蔣之奇知樞密院章棨同知院事丁

可恨可惜

亥蘇軾卒于常州軾字子瞻眉州人初好賈誼陸贄
書繼乃好莊子其為文得于天成獨步一世晚作易
傳書傳論語說發孔氏之秘多先儒所未發平生篤
于孝友輕財好施見義勇為不顧其害用此數困于
世然終無遺恨疾革問以後事不答湛然而逝吳越
之人皆咨嗟出涕八月陳瓘上疏言臣嘗乞別修
神宗實錄以成一代之典而不聞施行蓋紹聖史臣
今為宰相故也不報瓘議論持平務存大體不以細
故藉口未嘗及人晡昧之過時兼權給事中曾布專
主紹述取王安石熙寧間所記日錄以為依據欲引

通鑑綱目卷之四十七 宋紀 徽宗

通鑑卷四十七 宋紀
權附已使人語權謂將去權即真當大用之權語子
正彙曰吾與宰相議事多不合今若此是欲以官爵
相餌也若受其薦進復有異同則公議私恩兩有愧
矣吾有一書論其過將投之以決去就汝其書之且
曰郊恩不遠恐失汝官奈何正彙願為父書不願得
官權喜明日持書入省布使數人邀相見甫就席遽
出書投之其書曰權聞之古賢未嘗無過周公孔子
顏淵皆有過也子路聞過則喜所以為聖賢之徒成
湯改過不吝所以為百世之師故曰過而能改善莫
大焉匹夫改過善在一身大臣改過福及天下足下

德隆功大四海之內所贊頌然謂足下無過則不可
尊私史而歷宗廟緣邊費而壞先政此一者足下之
過也違神考之志壞神考之事在此二者天下所共
知而聖主不得聞其說蒙蔽之患孰大於此權之所
撰日錄辨一篇已進之於上足下試一讀之則所謂
尊私史而歷宗廟者可見矣權去年所論陝西河東
事未盡詳悉近守無為奉行朝廷詔敕乃知天下根
本之財皆已運於西邊比緣都司職事看詳內帑劄
子因述其事名曰國用須知已進之於上足下試一
讀之則所謂緣邊費而壞先政者可見矣主上修繼

述之效足下乃違志壞事以爲繼述自今日已往其
効漸見所以誤吾君者不亦大乎効之速者尤在於
邊費熙寧條例司之所講元豐右曹之所守舉朝公
卿無如足下最知其本末今足下獨擅政柄首壞先
烈彌縫壅蔽人未敢議它自主上因此兩事以繼述
之事問于足下足下將何以爲對當此之時足下雖
有腹心之助恐亦不得高枕而臥也且邊事之費外
則帥臣內則宰相帥臣知一方之事而已雖竭府庫
之財而傾之不可責也至于宰相之任則異乎此矣
豈可以知天下匱竭而恬不息因壞先政因務蔽蒙

足下欲辭其過可乎權比緣稟事聞足下之言指尚
書省爲道揆之地權謂足下此言失矣三省長官宜
守法而已若失道揆天子三公之事豈太宰之所得
預乎兩年日食之變皆在正陽之月此乃臣道太強
之應亦足下之所當畏也宜守而揆豈抑畏之謂乎
周官曰居寵思危今天下旱蝗方數千里天變屢作
人心憂懼邊費壞敗國用耗竭而足下方且以爲得
道揆之體可謂居寵而不思危矣足下於權有薦進
之恩權不敢負是以論吉凶之理獻先申之言冀有
補于足下若足下不答其心拒而不受則今日之言

謂之負恩可也。負與不負在**權**察與不察在足下事君之位無高下各行其志孰得而奪之乎。**權**去年九月三日上封章皆乞奏知東朝所以尊人主而抑外家也。**欽**聖未見察則**權**被貶黜後來慈意開悟則**權**得牽復人主察孤臣之盡忠**欽**聖知忠言之有補母慈子孝主聖臣直此國家兩全之道廟社無疆之福也。今**欽**聖納忠之美未白于天下而諫官不二之心得罪於廟堂協持之風甚於去歲乖離之論倡自大臣所以厚**欽**慈者果在此乎。**權**前日辭都司之命而足下未詳其去者足下必有以處**權**矣。此士大夫之

所共論也。主上念**欽**聖納忠之意察孤臣不二之心獎勸之恩至深至厚**權**欲擇死所以圖報效無負於人主無愧於外家。一身之安危豈暇恤哉。然則今日之言安知不見察於足下也。足下深思而已。**權**不敢供要職重取煩言又不忍嘿嘿而去惟足下留聽布讀之大怒且嘻笑謂曰此書它人得之必怒布則不然雖十書不較也。**權**退即錄所上布書及所嘗著日錄辨國用須知以狀申三省曰**權**不達大體觸忤大臣伏乞敷奏早行寘黜上臨朝謂布曰卿一向引**權**如此報恩邪。初議寘徒韓忠彥曰**權**言誠過若責

黜權

之太重則更以此得名曾布必能容之也遂黜權知
泰州尋謫合浦權始著合浦尊堯集為十論盡辨其
所紀載猶未證言王安石之非及北歸又著四明尊
堯集為八門曰聖訓曰論道曰獻替曰理財曰邊機
曰論兵曰處已曰寓言始條分而件析之無婉辭矣
中書舍人傅楫罷會布自以為楫有汲引恩冀其
助已楫歸然守正凡命令不當必極言之又嘗論救
王古范純禮布滋不悅出知亳州 晁補之罷管師
仕謂蘇轍皆深毀先帝而補之與黃庭堅皆其門下
士不可聚於朝出知河中府 九月己巳詔諸路轉

傅楫

王古

罷補之

空內幣而
未遺利何
異沿門之
鉢

運提舉司及諸州軍有遺利可以講求及冗員浮費
當裁省者詳議以聞 冬十月乙未李清臣罷清臣
與韓忠彥有姻好忠彥唯其言是聽范純禮之罷雖
由于曾布亦其謀也至是與布忤御史彭汝霖承布
旨論之遂出知大名 召陸佃為禮部侍郎佃上疏
曰近時士大夫相傾競進以善求事為精神以能託
人為風采以忠厚為重遲以靜退為卑弱相師成風
莫之或止正而救之實在今日夫善續前人者不必
因所為否者廢之善者揚焉元祐紛更是知廢之而
不知揚之之罪也紹聖稱頌是知揚之而不知廢之

通鑑卷四十七 宋紀

十一

通鑑卷四十七
之過也願咨謀仁賢詢考政事惟其當之爲貴大中
之期亦在今日也遂命修哲宗實錄遷吏部尚書拜
尚書右丞 遼女真部節度使頗刺淑死阿骨打嗣
先是女真歲以北珠貂皮良犬及俊鷹海東青貢於
遼海東青者小而健能擒天鵝爪白者尤以爲異出
於女真之東北遼主酷愛之其地有鐵勒等五國每
歲大寒遼主必發使來趣女真發甲馬數百人至五
國界即巢穴取之徃徃爭戰而得國人厭苦 十一
月庚申以陸佃爲尚書左丞溫益爲尚書右丞益初
知潭州凡逐臣在其境內如鄒浩范純仁劉奉世韓

召京

川呂希純呂陶輩率爲所侵困用事者悅之 復召
蔡京爲翰林學士承旨初供奉官童貫性巧媚善策
人主微指先事順承以故得幸及詣三吳訪書畫奇
巧留杭累月蔡京與之游不舍晝夜凡所畫屏障扇
帶之屬貫日以達禁中且附語言論奏於帝所由是
帝屬意用京左階道錄徐知常以符水出入元符皇
后所太學博士范致虛與之厚因薦京才可相知常
入宮言之由是宮妾宦官衆口一詞譽京遂起京知
定州改大名會韓忠彥與曾布交惡布謀引京自助
乃有是召京首論一事其一言神宗一代之史非紹

通鑑卷四十七
宋紀徽宗

十一

聖無以察正元祐之詆謫今復詔參修是紛更也願
令史官條具紹聖之所以掩蔽者示天下其二言元
祐置訴理所以雪先朝得罪之人紹聖命安惇蹇序
辰駁正固當然耳二人乃坐除名如此則訴理為是
矣夫二臣之罪不除則兩朝之謫終在疏奏上益嚮
之庚辰詔改元曾布主于紹述請改明年元為崇寧
帝從之 初鄧綰之子洵武為起居郎恐不為清議
所容常圖所以求知于上因入對言陛下乃神宗子
今相忠彥乃琦之子神宗行新法以利民琦嘗論其
非今忠彥更神宗之法是忠彥為人臣尚能紹述其

父之志陛下為天子反不能紹述先帝也必欲繼志
述事非用蔡京不可又曰陛下方紹述先志羣臣無
助者乃作愛莫助之之圖以獻其圖如史紀年表例
旁行七重別為左右左曰元豐右曰元祐自宰相執
政侍從臺諫郎官館閣學校各為一重以能助紹述
者序于左執政中惟溫益蔡京二人餘不過三四
若趙挺之范致虛王能甫錢適之屬而已其序于右
者則舉朝輔相公卿百執事成在皆指為害政不欲
紹述者帝出以示曾布而揭去左方一姓名布請之
帝曰蔡京也洵武謂非相此人不可以與卿不同故

去之布曰洵武既與臣見異臣安敢與議明日改付
溫益益欣然奉行請相蔡京而籍異論者於是善人
皆不見容而帝決意相京矣乃進洵武中書舍人給
事中兼得講罷禮部尚書豐稷稷初自河南以左
諫議大夫召道除御史中丞入對與蔡京遇京越班
揖曰天子自外服召公為中執法今日必有高論稷
正色荅曰行自知之是日論京奸狀既而陳瓘江公
望皆言之未能動稷語陳師錫等曰京在朝吾屬何
面目居此擊之不已京遂去翰林時宦官漸盛稷懷
唐書仇士良傳讀於帝前讀數行帝曰已論稷為若

不聞者讀畢乃止曾布得助嬖睚將拜相稷約其僚
共論之俄轉工部尚書兼侍讀布遂相稷謝表有佞
臣之語帝問為誰對曰曾布也陛下斥之外郡則天
下事定矣改禮部論宋用臣不當賜美蓋不為書敕
哲宗升祔議功臣配享稷以為當用司馬光呂公著
或謂二人嘗得罪不可用稷曰止論其有功於時爾
如唐五王豈非得罪於中宗何嫌於配享又言陛下
以建中靖國紀元臣謂尊賢納諫舍已從人是謂建
中不作奇技淫巧毋使近習招權是謂靖國以副體
元謹始之義禁內織錦緣宮簾為地衣稷言仁宗余

復恕商英等

禱用黃純服御用繅繒宜守家法詔罷之稷盡言守
正帝待之厚將處之尚書左丞而積忤貴近出知蘇
州十二月邢恕呂嘉問路昌衡安惇蹇序辰蔡卞
並復宮觀尋與郡召張商英赴闕時有宿儒曰徐
常持節河朔風采隱然重于時然持論與時大異曾
布惡之然無可罪也會市肆有刻武夷先生集者乃
常所爲文布之子紆偶售得之首篇乃熙寧間上王
安石書詆常平法者紆以置几案間不爲意布偶入
見之遂奏于上且謂常元未嘗上此書特法流俗之
名耳言者從之遂免所居官

宋元通鑑卷第四十七

己未孟秋二十三日 甄之

宋元通鑑卷第四十八

明賜進士前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四十八

起壬午至癸未凡二年

徽宗二

崇寧元年春正月丁丑太原等十一郡地震彌旬晝
 夜不止壞城壁屋宇人畜死者甚衆 二月戊戌詔
 士有懷抱道德久沉下僚及學行兼備可勵風俗者
 待制以上各舉所知二人 辛丑太妃朱氏卒謚曰
 欽成皇后祔葬永裕陵哲宗生母也 以蔡確配享

朱皇后

哲宗廟庭 三月命宦者童貫置局于蘇杭造作器

用曲盡其巧牙角犀玉金銀竹藤裝畫糊抹雕刻織

繡諸色匠日役數千而材物所須悉科于民民力重

困 夏五月庚申韓忠彥罷忠彥為相召還流人進

用忠讜之士張廷監陳瓘鄒浩龔夬江公望常安民

任伯雨陳次升陳君錫張舜民等皆居臺諫翕然稱

為得人然與曾布不協至是左司諫吳材右正言王

能甫附布論忠彥變神考之法度逐神考之人材遂

罷知大名府 吳材王能甫等復舉元祐黨籍以排

斥諸賢諫議大夫彭汝霖言諸人罪狀已經紹聖黜

吳材王能甫與黨禍

張舜民

羅忠彥

奪光等官

削案籍具在昨元符末敘復太優曾布用其說具姓

名以進乃詔司馬光呂公著文彥博呂大防梁燾范

純仁劉摯王巖叟王存傅堯俞鄭雍以下四十四人

各奪官有差惟韓維孫固以神考潛邸舊臣獲免尋

詔毀范純仁神道碑 已卯陸佃罷時詔元祐并元

符末今來責降人除韓忠彥曾任宰相安燾曾任執

政王觀豐稷見任侍從官外蘇轍范純禮劉奉世范

純粹劉安世賈易呂希純張舜民陳次升韓川呂仲

甫張來歐陽棊呂希哲劉唐老吳安詩黃庭堅黃隱

畢仲游常安民劉當時孔平仲徐常王鞏張保原晁

通鑑卷四十八
補之商倚張庭堅謝良佐韓跋馬琮陳彥默李祉陳
祐任伯雨陳邦朱光裔蘇嘉鄭俠劉昱魯君貺陳瓘
龔夫汪衍余爽湯馘程頤朱光庭張與張士良曾素
趙約譚宸楊備陳佺張琳裴彥臣凡五十餘人並令
三省籍記不得與在京差遣又詔司馬光等二十一
人子弟毋得官京師陸佃與曾布比而持論近恕每
欲參用元祐人材尤惡奔競嘗曰人才無大相遠當
以資歷序進少緩之則士知自重矣又曰今天下勢
如人大病向愈當以藥餌輔養之須其安平苟為輕
事改作是使之騎射也會御史請更懲元祐餘黨佃

罷佃

言于帝曰不宜窮治乃下詔云元祐諸臣各已削秩
自今無所復問言者亦勿輒言揭之朝堂言者用是
論佃名在黨籍不欲窮治正恐自及耳遂罷知亳州
尋卒佃字農師山陰人家貧苦學映月讀書舉進士
歷官尚書左丞資政殿學士善屬文尤精於禮家名
數之說庚辰以許將溫益為門下中書侍郎蔡京
趙挺之為尚書左右丞京素與屯由貢外郎孫磬善
磬嘗曰蔡子貴人也然才不勝德恐貽天下憂及是
京謂之曰我若用于天子願助我磬曰公誠能謹守
祖宗之法以正論輔人主示節儉以先百吏而絕口

孫磬

不言兵天下幸甚。京默然。六月癸丑詔倣唐六典修神宗所定官制。封伯夷爲清惠侯。叔齊爲仁惠侯。閏月壬戌曾布罷。布初用王安石薦。在神宗時凡上前所言皆安石所欲建明也。又上書欲神宗專任安石以刑罰脇制天下。使無敢言。哲宗親政宰相章惇托紹述以快私忿。布贊之甚力。惇與大獄無能救解。或陰擠之。惇逐而布總右揆。欲以元祐兼紹聖而行。故逐蔡京。至崇寧初知上意所向。又力排韓忠彥而專其政。引京以自助。京懷舊恨與布大異。會布擬陳祐甫爲戶部侍郎。祐甫之子迪布之愛婿也。京言

相京

布以爵祿私其所親。布忿辯久之。聲色俱厲。溫益叱之曰。曾布上前安得失。禮帝不悅。殿中侍御史錢適言布援元祐之姦黨。擠紹聖之忠賢。於是布請罷。遂出知潤州。秋七月戊子。以蔡京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制下之日。賜坐延和殿。命之曰。神宗創法立制。中道未究。先帝繼之。兩遭簾帷變更。國是未定。朕欲上述父兄之志。今特相卿。其將何以教之。是時四方承平。府庫盈溢。京倡爲豐亨豫大之說。視官爵財物如糞土。累朝所儲。大都掃地矣。上嘗出玉璫玉卮以示輔臣。曰。朕此器久就。深懼人言。故未用。爾京

邊亦本妖
皆胎于是
言

樂

曰陛下當享太平之奉區區玉器何足道哉 巳丑
焚元祐法 甲午詔置講議司於都省蔡京起於逐
臣一旦得志天下拭目所為而束陰託紹述之柄箝
制天子用熙寧條例司故事即都省置講議司自為
提舉講議熙豐已行法度及神宗欲為而未暇者以
其黨吳居厚王漢之等十餘人為僚屬取政事之大
者講議之凡所設施皆由是出而法度屢變無常矣
詔以大樂之制訛謬殘闕樂器敝壞制度不齊秦
漢之後樂經散亡箏筑阮秦晉之樂也乃列于琴瑟
之間能罷按梁隋之制也乃設於宮架之外笙不用

卷

匏舞不象成曲不協譜諸儒自相非議不足取法議
樂之臣無所據依乃博求知音之士於天下於是有
魏漢津者本蜀黥卒自言師事唐仙人李良授以鼎
藥之法皇祐中與房庶俱以善樂薦時阮逸方定黍
律不獲用漢津至是年九十餘矣蔡京復薦之乃得
召見獻樂議曰聲有太有少太者清聲陽也天道也
少者濁聲陰也地道也中聲在其間人道也合三才
之道備陰陽奇耦然後四序可得而調萬物可得而
理當時以為迂怪蔡京獨神之或言漢津本范鎮之
役稍窺見其制作而京託之於李良云 詔杭州明

張耒

州置市舶司。庚子章榘罷。辛亥復罷。春秋博士。竄張耒言者。謂耒向聞蘇軾亡。出已俸飯僧。編素為位而哭。是軾黨也。詔謫黃州安置。八月甲戌蔡京請興學。貢士縣學生。選考升諸州學。州學生每二年貢太學。考分三等。入上等補上舍。入中等補上舍下等。入下等補內舍。餘居外舍。諸州軍解額各以三分之一充貢士。京又請建外學。乃詔即京城南門外營建。賜名辟雍。外圓內方。為屋千八百七十二楹。太學專處上舍內舍生。而外學則處外舍生。士初貢。至皆入外學。經試補入上舍內舍。始得進。處太學。太學外

夢得有才
何遠至此

舍亦令出居外學。于是上舍至二百人。內舍六百。人外舍三千人。已卯以趙挺之張商英為尚書左右丞。商英為中書舍人。謝表歷詆元祐諸賢。及任翰林學士。草蔡京拜相制。極其褒美。故京引之。復令進士兼試律。復紹聖役法。九月己亥立黨人碑于端禮門籍。元符末。上書人分邪正等。黜陟之時。元祐元符末。羣賢貶竄。歿徙者。畧盡。蔡京猶未愜意。乃與其客強浚明葉夢得籍。宰執司馬光文彥博呂公著呂公亮呂大防劉摯范純仁韓忠彥王珪梁燾王巖叟王存鄭雍傅堯俞趙瞻韓維孫固范百祿胡宗愈李

清臣蘇轍劉奉世范純禮安燾陸佃曾任待制以上
官蘇軾范祖禹王欽臣姚勗顧臨趙君錫馬默王蚡
孔文仲孔武仲朱光庭孫覺吳安持錢勰李之純趙
彥若趙高孫升李周劉安世韓川呂希純曾肇王覲
范純粹王畏呂陶王古陳次升豐稷謝文瓘鮮于侁
賈易鄒浩張舜民餘官程頤謝良佐呂希哲呂希績
晁補之黃庭堅畢仲游常安民孔平仲司馬康吳安
詩張耒歐陽棐陳瓘鄭俠秦觀徐常湯馘杜純宋保
國劉唐老黃隱王鞏張保源汪衍余爽常立唐義問
余卞李格非商倚張庭堅李祉陳佑任伯雨朱光裔

陳鄂蘇嘉蘗夫歐陽中立吳儔呂仲甫劉當時馬琮
陳彥劉昱魯君貺韓跋內臣張士良魯燾趙約譚裔
王備陳詢張琳裴彥臣武臣王獻可張奐李備胡凡
百二十人等其罪狀謂之姦黨請御書刻石于端禮
門東等復請下詔籍元符末日食求言章疏及熙寧
紹聖之政者付中書定爲正上正中正下三等邪上
邪中邪下三等于是鍾世美以下四十一人爲正等
悉加旌擢范柔中以下五百餘人爲邪等降責有差
又詔降責人不得同州居住崔鷗以邪等免所居官
居邾城治地數畝爲婆娑園屏處十餘年人無貴賤

長少悉尊師之。冬十月癸亥，蔣之奇罷。甲戌，復廢元祐皇后孟氏。時元符皇后閣宦者郝隨諷蔡京再廢元祐皇后，京未得聞。既而昌州判官馮澥上書論復后爲非，於是御史中丞錢適、殿中侍御史石豫、左膚連章、論韓忠彥等乘一布衣，何大正狂言復瑤、華之廢后，掠流俗之虛美。當時物議固已洶洶，乃至疎逃小臣詣闕上書，忠義激切，則天下公議從可知矣。望詢考大臣斷以大義無牽于流俗，非正之論以累聖朝。京與許將溫益、趙挺之、張商英皆主臺臣之說，請如紹聖三年九月詔書，帝不得已從之。詔罷元

降貶忠彥等

祐皇后之號，復出居于瑤華宮。且治元符末議復后號者，除宰臣韓忠彥、曾布、官追貶李清臣、雷州司戶參軍黃履、邠州團練副使安置翰林學士曾肇、御史中丞豐稷、諫臣陳瓘、龔夬等十七人于遠州。擢馮澥鴻臚寺主簿。戊寅，以蔡卞知樞密院事。遼將蕭海里叛，遠亡入女真。阿典部遣其族人韓達刺至女真，約同舉兵。節度使盈哥執之，會遠主命盈哥討海里。盈哥募兵得千餘人，兄子阿骨打曰：「有此甲兵，何事不可圖也。」遂次混同水。蓋先是女真甲兵未嘗滿千也。至是遠兵追海里者數千人，而不能克。盈哥

遼將蕭海里

謂遼退爾軍我當獨取海里遂使阿骨打與戰執而殺之因大破其黨函海里首獻于遼遼主大喜錫予加等盈哥自是知遼兵之易與益自肆矣十一月癸巳置西南兩京宗正司及敦宗院分處宗室非祖免者戊申子楷封高密郡王十二月癸丑蔡京論前宰執韓忠彥等議弃澶州失策因薦高永年王厚為帥辛酉追謚哲宗子茂為獻愍太子初鄒浩召自新州入對帝首及諫立后事獎歎再三詢諫少安在對曰已焚之矣退告陳瓘瓘曰禍其在此乎異時姦人妄出一絨則不可辯矣蔡京用事乃使其黨偽

竄浩疏有劉后殺卓氏而奪其子以為已出欺人可也詎可以欺天乎之語帝詔暴其事遂追冊茂為太子而竄浩于昭州丁丑詔邪說陂行非先聖賢之書及元祐學術政事並勿施用

二年春正月乙酉安置任伯雨等十二人于遠州蔡京蔡卞怨元符末臺諫之論已悉陷以黨事同日貶竄任伯雨昌化軍陳瓘廉州龔夬化州陳次升循州陳師錫郴州陳祐澧州李深復州江公望南安軍常安民温州張舜民商州馬洵吉州豐稷台州初蔡京帥蜀張庭堅在其幕府及入相欲引以自助庭堅不

竄浩

李深

馬洵

張庭堅

從東恨之至是亦編管于象州 誠徽二州蠻納土
 加舒亶龍圖閣待制初舒亶知南康軍辰溪蠻叛蔡
 京使知荆南以開拓邊土至是亶奏知誠徽州楊晟
 臻等二千餘人並納土詔加亶待制羣臣表賀未幾
 曲赦兩路改誠為靖州徽為蔣竹縣 士辰温益卒
 益字禹弼泉州人舉進士尋附會蔡京歷官中書侍
 郎仕宦從微至顯無片善可紀至其狡譎傳合蓋天
 性然也 以蔡崇禮為工部員外郎召試政事堂辭
 翰奇偉拜中書舍人 丁未以蔡京為尚書左僕射
 兼門下侍郎 二月尊元符皇后劉氏為皇太后宮

名崇恩詔立殿中監尚食尚藥尚醞尚米尚輦凡六
 局 復摧茶法茶自嘉祐通商熙寧中李稷提舉成
 都茶場稍復摧法而利復歸于官至是蔡京請荆湖
 江淮兩浙福建七路所產茶悉仍舊禁摧即產茶州
 郡隨所置場申商人園戶私易之禁詔從之 三月
 乙酉詔黨人子弟毋得至闕下尋又詔元符末上書
 進士充三舍生者罷歸以死祐學術聚徒傳授者監
 司覺察必罰無赦元符上書邪等人亦無得至京師
 丁亥策進士于集英殿賜霍端友等五百三十八
 人及第出身有差其嘗上書在正等者升甲邪等者

李階

黃定等

黜之時李階舉禮部第一階深之子陳瓘之甥也特
 奏名安忱對策言使黨人之子階魁南宮多士無以
 示天下遂奪階出身而賜忱第忱惇兄也又黃定等
 十八人皆上書邪等上臨軒召謂之曰卿等攻朕短
 可也神宗哲宗何負于卿等亦並黜之夏四月丁
 卯詔毀司馬光呂公著呂大防范純仁劉摯范百祿
 梁燾鄭雍趙瞻王巖叟十人景靈宮繪像乙亥詔毀
 范祖禹唐鑑及三蘇黃庭堅秦觀文集戊寅以趙
 挺之為中書侍郎張商英吳居厚為尚書左右丞安
 惇同知樞密院事除故直秘閣程頤名言者希蔡

毀文集

毀像

張繹

壞鹽鈔法

京意論頤學術頗僻素行譎怪專以詭異聾瞽愚俗
 近以入山著書妄及朝政詔毀頤出身以來文字其
 所著書令監司嚴加覺察范致虛又言頤以邪說詖
 行惑亂眾聽而尹焞張繹為之羽翼乞下河南盡逐
 學徒頤於是遷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
 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更鹽鈔法蔡京欲囊
 括四方之錢實中都以誇富強而固恩寵俾商人先
 輸錢于權貨務請鈔赴產鹽州郡支鹽而舊鈔悉不
 用商人凡三輸錢始獲一直之貨因無貨更鈔已輸
 錢悉乾沒于是有齎數十萬券一旦廢弃者朝為豪

商夕儕流丐有赴水投綬而死者商賈不通邊儲失
備提點淮東刑獄章繹見而哀之奏改法誤民京怒
奪繹官 詔童貫監洮西軍 五月丙戌貶曾布為
廉州司戶參軍 六月丙午童貫及安撫王厚復湟
州初蔡京復開邊還王厚前秩會羌人多羅巴奉谿
賒羅撒謀復國趙懷德畏偏奔河南種落更挾之以
令諸部朝廷患衆羌扇結遂命王厚安撫洮西合兵
十萬討之京又與內客省使童貫善因言貫嘗使陝
右審悉五路事宜與諸將之能否請以費用李憲故
事監其軍帝從之貫至湟州適中太一宮火帝下手

札驛止貫毋西兵貫發視遠納鞞中厚問故貫曰上
趣成功耳遂行多羅巴知王師且至集衆以拒厚聲
言駐兵而陰戒行羌備益弛乃與偏將高永年異道
而進多羅巴三子以數萬人分據險要厚擊殺其二
子唯少子阿蒙中流矢去道遇多羅巴與俱遁厚遂
拔湟州捷聞進蔡京官三等蔡卞以下一等降德音
于熙河蘭會路論棄湟州罪貶韓忠彥為磁州團練
副使安燾為祁州團練副使曾布為賀州別駕范純
禮為靜江軍節度副使奪蔣之奇三秩凡預議者貶
黜有差 秋七月丁酉詔自今戚里宗屬勿復為執

樂
陳賜

政官著為令 八月戊申張商英罷商英在紹聖時
巧媚取容共倡紹述至是與蔡京議論不合執法石
豫御史朱紱余深奉行蔡京風旨將劾奏之而無以
為說乃取商英在元祐中嘗著嘉禾頌擬司馬光於
周公且醑祭光文有褒頌功德語因請正其罰詔以
商英論議反覆貪冒希求元祐之初詆訾先烈臺憲
交章豈容在列落職知亳州名入元祐黨籍商英小
人寔非其類也 九月禮部員外陳賜上所撰樂書
二百卷命吏部尚書何執中看詳謂賜欲考定音律
以正中聲願送講議司令知音律者參驗行之賜論

曰魏漢津論樂用京房十二變四清蓋五聲十二律樂
之正也二變四清樂之蠹也二變以變宮為君四清
以黃鍾清為君事以時作固可變也而君不可變太
簇大呂夾鍾或可分也而黃鍾不可分豈古人所謂
尊無二上之旨哉壬辰詔曰朕惟隆禮作樂實治內
修外之先務損益述作其敢後乎其令講議司官詳
求歷代禮樂沿革酌古今之宜修為典訓以貽永世
至安上治民之至德著移風易俗之美化乃稱朕咨
諏之意焉 癸巳令天下州郡各建崇寧寺 辛丑
始定選人階官時吏部侍郎鄧洵武言神宗稽古建

官既正省臺寺監之職而以寄祿階易空名矣今選人七階自兩使判官至主簿尉有帶知安州雲夢縣而為河東幹當公事者有河中府司錄參軍而監楚州鹽場者有瀛州軍事推官而充濮州教授者淆亂紛錯莫甚於此宜造為新名因而制祿詔悉更之乃改留守節察判官為承直郎書記支使防團判官為儒林郎留守節察推官軍監判官為文林郎防團推官為從事郎令錄為通仕郎知令錄為登仕郎判司簿尉為將仕郎後改通仕為從政登仕為修職將仕為迪功 蔡京又自書奸黨為大碑頒于郡縣令監

及民

司長吏廳皆刻石有長安石工安民當鐫字辭曰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奸邪民不忍刻也府官怒欲加之罪民泣曰被役不敢辭乞免鐫安民二字于石未恐得罪後世聞者愧之 高麗與女真通好女真雖舊屬高麗不相通者久矣會高麗醫者至女真還言于高麗王曰女真居黑水者部族日強兵益精悍兵王乃通使于女真自是來往不阻 冬十月置湟州茶馬司置都大軍器所初知渭州邢恕建兵車之議下諸路創造凡數千乘及是蔡碩又請製河北五十將兵

兵王 當作其王

兵車

通鑑卷四十八 宋紀
器及兵車萬乘於京師置官以領之 遼生女直部
節度使盈哥卒兄子烏雅束嗣 十一月遼封耶律
淳為越王淳興宗之孫也篤好文學昭懷太子之得
罪也道宗嘗欲立淳為太子羣臣不可而止遼主即
位寵待加厚號其父和魯幹為太叔封淳越王留守
京東 遼主召監修國史耶律儼纂諸帝實錄儼本
姓李賜以國姓 十二月置邊事司以王厚高永年
主之

遼僭史

宋元通鑑卷第四十八

己未孟秋二十七日點焉

宋元通鑑卷第四十九

明賜進士前忠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史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四十九

起甲申至丙戌凡三年

徽宗三

崇寧三年春正月戊子鑄當十大錢自太祖以來諸
路置監鑄錢有折二折三當五隨時立制未嘗鑄當
十錢至是蔡京將以利惑上始請鑄於諸路與小平
錢通行于時 以蔡攸為秘書郎攸京長子也元符
中監在京裁造院帝時為端王每退朝攸適趨局遇

錢

諸途攸下馬拱立王問知爲攸心善之及即位遂有寵至是賜以進士出身遂有是拜 甲辰命方士魏漢津定樂鑄九鼎時帝銳意制作以文太平蔡京復每爲帝言方今泉幣所積盈五千萬和足以廣樂富足以備禮帝惑其說而制作營築之事興矣至是京以門客劉昂爲大司樂命魏漢津定樂鑄九鼎漢津上言曰臣聞黃帝以三寸之器名爲咸池其樂曰太卷三三而九乃爲黃鐘之律禹效黃帝之法以聲爲律以身爲度用左手中指三節三寸謂之君指裁爲宮聲之管又用第四指三節三寸謂之臣指裁爲商

聲之管又用第五指三節三寸謂之物指裁爲羽聲之管第二指爲民爲角大指爲事爲徵民與事君臣治之以物養之故不用爲裁管之法得三指合之爲九寸即黃鐘之律定矣黃鐘定餘律從而生焉臣今欲取帝中指第四指第五指各三節先鑄九鼎以備百物之象次鑄帝座大鐘次鑄四韻清聲鐘次鑄二十四氣鐘然後均弦裁管爲一代之樂制帝從之漢津論樂語多無稽之言然曉陰陽數術多奇中嘗語所知曰不三十年天下亂矣 加那恕官先是上諭宰臣曰涇原弓箭手聞恕虐用其人今逃者已千餘

通鑑卷四十九 宋紀
戶矣蔡京庇怨乃諭使者薦怨俵糴奉法乃獲進秩
二月庚申令天下坑冶金銀悉輸內藏 三月辛
丑太內災高麗侵女真女真敗之高麗既與生女真
通好會烏雅束遣石適歡以兵徇曷懶甸之地下其
七城高麗恐不利於已使人請議事石適歡使孟魯
往而曷懶甸亦使二詳穩如高麗高麗執二詳穩而
拒孟魯不納于是五水之民皆附高麗執女真團練
使十四人進攻女真石適歡連破之追入關登水逐
其殘衆踰境高麗王懼遣還所俘請和由是使好復
通 夏四月乙丑罷講議司詔諸州見行新法文移

王厚亦有
許直達尚書省其講議司官屬依制置三司條例司
例推恩自張康國以下遷官者幾四十人尚書省復
言追復先朝法度以來無慮千百數尚懼講求未盡
乞令諸路官司有未興復者各具以聞從之 王厚
復鄆州廊州 五月己卯封蔡京爲嘉國公以王厚
爲武勝節度留後初厚帥大軍次于滑命高永年將
左軍別將張誠將右軍自將中軍期會宗哥川羌置
陣臨宗水倚北山谿賒羅撒張黃屋建大旆乘高指
呼望中軍旗鼓爭赴之厚麾遊騎登山攻其北親帥
強弩迎射羌退走右軍濟水擊之大風揚沙翳羌目

通鑑卷四十九 宋紀 徽宗三

通鑑卷四十九 宋紀
不得視遂大敗斬首四千三百餘級俘三千餘人羅
撒以一騎馳去其母龜茲公主與諸酋開城門以降
厚計羅撒必且走青唐將夜追之童貫以爲不能及
遂止師下青唐知羅撒留一宿去貫始悔之厚將大
軍趨廓州羌酋落施軍令結以衆降遂入廓州詔加
京司空封爵而起拜厚武勝軍節度觀察留後

史臣曰吐蕃之裔守護西塞爲不侵不叛之臣固
嘗宣力王家奮擊夏虜而王安石主王韶章惇主
王瞻蔡京主王厚三用師於其國响氏子孫無罪
而就覆亡功雖訖成邊患不息及金人得秦隴乃

能求其後而續其血食孰謂夷無人哉

辛丑詔黜守臣進金助修宮庭者蔡京請置京西
北路專切管幹通行交子所做川峽路立偽造法通
情轉用并鄰人不告者皆罪之私造交子紙者罪以
徒配已而令諸路更用錢引準新樣印製四川如舊
法惟閩浙湖廣不行錢引趙挺之以爲閩乃京鄉里
故得免焉六月壬寅朔圖熙寧元豐功臣於顯謨

閣癸酉辟雍初成詔荆國公王安石孟軻以來一
人而已其以配享孔子位次孟軻吏部尚書何執中
請開學殿使都人縱觀壬子置書畫算學書學習

篆隸草三體明說文字說爾雅博雅方言說文則令書篆字著音訓餘書皆設問答以所解義觀其能通書意與否畫學以不倣前人而物之形態形色俱若自然筆韻簡高為工算學以九章周髀及假設疑數為算問仍併曆筭三式天文書為本科其生皆占經以試其取士法略如太學上舍三等推恩以通仕登仕將仕郎為次 戊午詔重定元祐元符黨人及上書邪等者合為一籍通三百九人刻石于朝堂餘並出籍自今毋復彈奏戶部尚書劉拯言漢唐失政皆自朋黨始今日指前日之人為黨焉知後日不以今

日為黨乎夫抵人之過惡自有公論何必悉拘于籍而禁錮之哉蔡京大不憚風臺臣劾之出知蘄州秋七月辛卯復行方田法 八月丙午許將罷將居政府十年不能有所建明中丞朱諤收將舊謝章表析文句以為謗且謂將在元祐則盡更元豐之所守居紹聖則陰匿元祐之所為遂罷知河南府諤蔡京之黨也 秦鳳招納司言階州生蕃納土得邦潘疊三州計二千五百里大小首領一百二十人詔本路經略胡宗回加樞密直學士渭州郭景修為西上閣門使然所奏皆誕妄 九月乙亥以趙挺之吳居厚

倉儲

為門下中書侍郎張康國鄧洵武為尚書左右丞紹
聖中蔡京治役法薦康國為屬及京當國定黨籍議
紹述康國皆預密謀故京引援之甚力自福建轉運
判官不三歲入翰林為承旨遂拜左丞以胡師文
為戶部侍郎初東南六路糧斛自江浙起綱至于淮
甸以及真揚楚泗為倉七以聚蓄軍儲復自楚泗置
汴綱般運上京以江淮發運使董之故常有六百萬
石以供京師而諸倉常有數年之積州郡告歉則折
收上價謂之額斛計本州歲額以倉儲代輸京師謂
之代發復於豐熟以中價收糴穀賤則官糴不至傷

內則傾積
帑以窮邊
外則竭糴
本以壞運

農飢歉則令民納錢民以為便本錢歲增兵食有餘
其法良善及蔡京當國始求羨財以供侈費於是以
其姻家胡師文為發運使以糴本數百萬緡充貢入
為戶部侍郎自是繼者效尤時有進獻而本錢竭矣
本竭則不能增糴儲積空而輸般之法壞矣罷科
舉法時雖設辟雍太學以待士之升貢者然州縣猶
以科舉貢士蔡京以為言遂詔天下取士悉由學校
升貢其州郡發解凡試禮部法並罷而每歲試上舍
生則差知舉如禮部法云詔諸州別置齋以養材
武之士冬十月辛丑朔大雨雹丙辰命官編類

六朝勲臣十一月甲戌視太學官論定之士十六人
癸巳更加上神宗哲宗謚十二月復封孔子
後爲衍聖公 戊午安惇卒惇字處厚廣安人上舍
及第歷官同知樞密院平生排陷忠良其子郊坐指
斥誅流其祀遂絕人以其爲冥報云 以陶節夫經制
陝西河東五路初蔡京任節夫帥郵延節夫誕妄特
甚每進築一城寨即奏云此西人要害必爭之地未
一年自當調遷至樞密直學士然未嘗遣一騎一卒
出塞蓋與虜戰則有勝負獨進築則無虞又皆遠靈
武數百里之地虜所不爭故皆得就功論賞而京力

當時邊功
類然

主之故有是命 是歲大蝗

四年春正月立武學試藝法 丙申蔡卞罷卞立心
傾邪一意婦翁王安石所行爲至當以兄京晚達而
位在上致已不得相故二府政事時有不合至是京
請以童貫爲制置使卞言不宜用宦者必誤邊計京
於帝前詆卞卞求去遂出知河南府丁酉以童貫爲
熙河蘭湟秦鳳路經畧安撫制置使 二月甲寅以
張康國知樞密院事劉逵同知院事何執中爲尚書
左丞 中書省請擇公卿子弟執戟以衛軒墀遂命
置三衛郎曰親衛曰勲衛曰翊衛旣又改三衛郎爲

鐵錢

三衛侍郎 閏月壬申令州縣倣尚書六曹分六案
甲申改鑄錢自太祖以來閩蜀陝西多用鐵錢每
十文當銅錢一文至是河東轉運判官洪中孚言遠
夏以鐵錢為兵器若雜以鉛錫則脆而不可用請改
鑄之乃詔置陝西河東河北京西十八監鑄當二夾
錫鐵錢 詔河陝諸路各置招納司 三月甲辰以
趙挺之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黎洞王河蠻
內附時蔡京開邊知桂州王祖道欲乘時邀利乃誘
王江茵楊晟免等使納土夸言向慕者百二十峒五
千九百家十餘萬口庚戌令呂惠卿致仕戊午復銀

曾孝序

州 竄知慶州曾孝序于嶺南初孝序察訪湖北過
闕蔡京畏孝序見帝言舒亶事密遣客以美官啖之
孝序不從又與京論講議司事曰天下之財貴於通
流取民膏血以聚京師恐非太平法京銜之遂出知
慶州至是京行結糴俵糴之法盡括民財充數孝序
上疏曰民力殫矣一有逃移誰與守邦京益怒遣御
史宋聖寵劾其私事追逮其家人鍛鍊無所得但言
約日出師幾誤軍期除名竄嶺表 初蔡京使王厚
招夏卓羅右廂監軍仁多保忠厚言保忠雖有歸意
而下無附者章數上京責厚愈急厚乃遣弟誥保忠

王厚亦有
識而反坐
貶

激變

還爲夏邏者所獲遂追保忠赴牙帳厚以保忠縱不爲夏所殺亦不能復領軍政使得之一匹夫耳何益於事京怒令以金帛招致之夏乃點兵延渭慶三路各數千騎出沒聲言假兵于遼而朝廷用京計又命西邊能招致夏人者毋問首從賞同斬級令陶節夫在延安大加招誘夏主遣使稟請皆拒之又令殺其放牧者夏人遂入鎮戎畧數萬口與羌酋谿賒羅撒合兵逼宣威城知鄯州高永年出禦之行三十里爲羌人所執多羅巴謂其下曰此人奪我國使吾宗族漂落無處所遂殺之探其心肝食焉已而羌衆復焚

侯蒙

大通河橋以叛新疆大震事聞帝怒親書五路將帥劉仲武等十八人姓名敕御史侯蒙往秦州逮治蒙至秦仲武等囚服聽命蒙喻之曰君輩皆侯伯無庸辱獄吏第以實對獄旣具蒙奏言漢武帝殺王恢不如秦穆公赦孟明子玉縊而晉侯喜孔明亡而蜀國輕今羌殺吾一都護而使十八將由之以歿是自戕其肢體也欲身不病得乎帝悟釋不治唯王厚坐還遛貶爲郢州防禦使置議禮局初太祖命聶崇義重集三禮圖劉溫叟等撰開元通禮景祐中賈昌朝撰太常新禮及祀儀皇祐中文彥博撰大享明堂記

嘉祐中歐陽修授太常因革禮元豐中宋敏求詳定朝會儀注祈禳蕃國喪葬禮總百六十三卷帝以爲未備置議禮局于尚書省命詳議官具禮本末議定請旨以給事中劉昂領其事召婺州教授葉夢得爲議禮武選編修官用蔡京薦召對夢得上言自古帝王爲治廣狹大小規模各不同然必自先治其心者始今國勢有安危法度有利害人材有邪正民情有休戚四者治之大也若不先治其心或誘之以貨利或啗之以聲色則所謂安危利害邪正休戚者未嘗不顛倒易位而况求其功乎上異其言特遷祠部

葉夢得

迂泛然其
人經濟才
也

郎官 夏四月辛未遼遣使來言朝廷出兵侵夏今大遼以帝妹嫁夏國主請還所侵夏地蔡京謂虜書悖慢草荅書甚峻上令易之曰夷狄當示包容今西邊方用兵不宜開北隙遣翰林學士林摠報之以綦崇禮權直學士院崇禮求便郡拜徽猷閣學士知漳州 夏人寇鄜延將劉延慶等敗之 五月戊申除黨人父兄弟之禁 壬子賜信州道士張繼先號虛靖先生 六月戊子趙挺之罷初帝以蔡京獨相謀置右輔京力薦挺之遂拜尚書右僕射既相與京爭權屢陳京姦惡且請去位以避之遂罷 秋七

劉延慶

置輔亦是

月辛丑右司諫姚祐謂汴都無險請置輔郡詔以潁昌府為南輔升襄邑縣為拱州為東輔鄭州為西輔澶州為北輔各屯兵二萬重其資給四路總管皆蔡京之門人蓋京欲兵權歸已故也甲寅詔奪元祐輔臣墳寺還上書流人八月以王祖道提舉溪峒司祖道言王江山川形勢據諸峒要會宜開建城邑置溪峒司主之詔從之於王口砦置懷遠軍尋分其地置允格二州又析黎峒地為庭孚二州甲申九鼎成奉安于九成宮以蔡京為定鼎禮儀使乙酉帝幸宮行酌獻禮鼎各一殿周以垣墻上施埤堦場

如方色外築垣環之中央曰帝鼎北曰寶鼎東曰牲鼎東北曰蒼鼎東南曰岡鼎南曰彤鼎西南曰阜鼎西曰晶鼎西北曰魁鼎又鑄帝坐大鐘及二十四氣鐘時制新樂亦成大司樂劉曷言大朝會宮架舊用十二熊羆按金鐃簫鼓箏篪等與大樂合奏今所造大樂遠稽古制不應襍以鄭衛詔罷之又依曷改定二舞各九成每三成為一變執籥秉翟揚戈持盾威儀之節以象治功庚寅樂成列于崇政殿有旨先奏舊樂三闋曲未終帝曰舊樂如泣聲揮止之既奏新樂帝頽和豫百寮稱頌九月朔以鼎樂成帝御大

通鑑卷四十九
慶殿受賀是日初用新樂太尉率百寮奉觴稱壽有
數鶴從東北來飛度黃庭回翔鳴唳乃下詔曰禮樂
之興百年于此然去聖愈遠遺聲弗存乃者得隱逸
之士於中茅之賤獲英莖之器於受命之邦適時之
宜以身爲度鑄鼎以起律因律以制器按協於庭八
音克諧管堯有大章舜有大韶三代之王亦各異名
今追千載而成一代之制宜賜新樂之名曰大晟朕
將薦郊廟享鬼神和萬邦與天下共之其舊樂勿用
先是端州上古銅器有樂鐘驗其窾識乃宋成公時
帝以端王繼大統故詔言受命之邦而隱逸之士謂

魏漢津也朝廷舊以禮樂掌于太常至是專置大晟
府大司樂一員典樂二員並爲長貳大樂令一員協
律郎四員又有製撰官爲制甚備於是禮樂始分爲
二加魏漢津虛和冲顯寶應先生帝幸九成宮酌獻
至北方寶鼎鼎忽破水流溢於外或者以爲北方致
亂之兆乙巳詔徙元祐黨人于近地惟不得至畿
甸冬十月壬辰日中有黑子十一月丙辰置諸
路提舉學事官置番學于熙河蘭湟路己未章惇
歿惇字子厚浦城人舉進士甲科歷相位窮兇極惡
遂成紹聖之禍初惇知商洛縣時嘗與蘇軾同遊南

出林攄
花石綱

山抵仙遊潭潭下臨絕壁萬仞岸甚狹惇推軾下潭
書壁軾懼不從惇遂下大書石壁上曰蘇軾章惇來
軾拊其背曰子厚必能殺人惇曰何也軾曰能自判
命者能殺人也惇大笑 林攄自遼還初攄使遼時
蔡京使其激怒以啓釁攄遂恣情不遜遼人大怒空
客館絕烟火三日乃遣還議者以爲怒鄰生事猶除
禮部尚書遼人以失禮來言始出知潁州 以朱勗
領蘇杭應奉局及花石綱于蘇州初蔡京過蘇州欲
建僧寺閣會費鉅萬僧言必欲集此緣非郡人朱冲
不可京即召冲語之居數日冲請京請寺度地至則

大木數千童積庭下京器其能驗年京還朝遂挾冲
子勗偕來竄其父子名姓于童貫軍籍中皆得官帝
時垂意花石京諷冲密取浙中珍異以進初致黃楊
三本帝嘉之後歲歲增加貢五六品至是漸盛舳舻
相囂於淮汴號花石綱置應奉局于蘇州命勗總其
事勗指取內帑如囊中物每取以數十百萬計於是
搜巖剔藪幽隱不置凡士庶之家一石一木稍堪玩
者即領健卒直入其家用黃封表識指爲御前之物
使護視之微不謹即被以大不恭罪及發行必撒屋
扶墻以出人不幸有一物小異共指爲不祥惟恐交

張舉

夷之不速民預是役者中家破產或鬻賣子女以供其須斲山輦石程督慘刻雖在江湖不測之淵百計取之必得乃止至截諸道糧餉綱旁羅商船揭所貢暴其上篙工柁師倚勢貪橫凌轢州縣道路以目方士魏漢津死于京師賜號嘉成侯詔于鑄鼎之地作寶成宮置殿以祠黃帝夏禹周成王周公旦召公奭置堂以祠唐李良及漢津張舉卒舉字子厚常州人登進士甲科以無它兄弟獨養其親不忍斯須去左右親友強之仕乃調青溪主簿亦不之官閉戶讀書四十年手校數萬卷無一字舛窮經著書至夜

劉達

分不寐元豐中近臣薦其高行至于元祐大臣復薦之起教授穎州辭不就於是孫覺胡宗愈范祖禹交章言曰舉且歿少萊後世必以為朝廷失士蘇軾言之尤切詔拜秘書省校書郎敕郡縣致禮敦遣竟不出舉孝弟修于家忠信行于友聲名聞於人蹈中守常從容不迫為當時名流所慕以不造門為耻至是卒賜謚曰正素先生

五年春正月戊戌彗出西方其長竟天甲辰以吳居厚為門下侍郎劉達為中書侍郎乙巳以星變避殿損膳詔求直言劉達請碎元祐黨人碑寬上書邪籍

通鑑卷四十九 宋紀
之禁帝從之夜半遣黃門至朝堂毀石刻明日蔡京見之厲聲曰石可毀名不可滅也 丁未太白晝見赦除黨人一切之禁權罷方田之法及諸州歲貢供奉物詔崇寧以來左降者無間存沒稍復其官盡還諸徙者程頤復宣義郎致仕 二月丙寅蔡京罷京懷姦植黨威福在其手託紹述之名紛更法制貶斥羣賢增修財利之政務以侈靡惑人主動以周官惟王不會為說每及前朝惜財省費者必以為陋至于土木營造率欲度前規而侈後觀時天下久平吏員冗濫節度使至八十餘員留後觀察下及遙郡刺史

多至數千員學士待制中外百五十員置應奉司御前生活所營繕所蘇杭造作局其名雜出大率爭以奇巧為功而花石綱之害為尤甚至是因彗星見帝悟其姦凡所建置一切罷之而免京為中太一宮使留京師言者論不已中丞吳執中言于帝曰進退大臣當全體貌帝為京下詔戒飭言者乃已 以趙挺之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蔡京既罷帝召見挺之曰京所為一如卿言復拜右相挺之與劉逵同心輔政凡京所行悖理虐民之事稍稍澄正之然挺之多知慮後患每建白務開其端而使達畢其說達亦

欲自以為功直情不顧初蔡京與邊事用兵累年至是帝臨朝語大臣曰朝廷不可與四夷生隙釁端一開兵連禍結生民肝腦塗地豈人主愛民之意哉挺之退謂同列曰上志在息兵吾曹所宜將順時執政皆京黨但微笑而已 三月丙申詔星變已消罷求

空自勞擾

直言尋復方田諸法及諸州歲貢供奉物 乙卯詔夏人平廢銀州為銀川城罷五路經制司徙陶節夫知洪州 己未賜禮部進士及第出身六百七十八人時蔡薤揣蔡京且復用其所對策曰熙豐之德業足以配天不幸繼之以元祐紹聖之續述足以永賴不

趙鼎

曆

幸繼之以靖國陛下兩下求言之詔冀以聞至言收實用也而見於元符之末者方且幸時變而肆姦言乘間隙而投異意詆誣先烈不以為疑動搖國是不以為憚願逆處其末至而絕其原於是擢為第一以所對策頒天下是科所得者趙鼎 夏四月丁丑停免兩浙水災州郡夏稅 五月丁未班劉禹所造紀元曆 六月癸亥立諸路監司互察法庇匿不舉者罪之 秋七月庚寅朔日當食不虧壬寅詔改明年元 九月辛丑河南府嘉禾與芝少同本生 冬十一月己巳詔立武士貢法 十二月戊午朔日當食

通鑑卷四十九
不虧羣臣稱賀。已未，劉達罷。時蔡京冷其黨進言于帝曰：「京之改法度，皆稟上旨，非私爲之。今一切皆罷，恐非紹述之意。」帝惑其說，復有用京之意。然羣臣未有覺者。鄭居中往來鄭妃父客，鄭紳所知之，即入見言：「陛下所建立，皆學校禮樂，居養安濟等法，乃厚下裕民，何所逆天而致威譴？乃更張耶？」帝悅。居中退，語禮部侍郎劉正夫。正夫因請對語與居中，合帝遂疑達擅政。於是京黨御史余深、石公弼論達專恣，反覆陵蔑，同列引用邪黨，出達知亳州。

宋元通鑑卷第四十九

已未

已未仲秋初六點

